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 桃花岛

• 苗长有德长篇小說作品 •

苗长有德 著



另类武侠，别样搞笑

想象奇特，错乱时空，情节起伏跌宕

大故事套小故事，读后给人以一种释疑的快感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 桃花岛

● 苗长有德长篇小说作品 ●

苗长有德◎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岛 / 酋长有德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7. 1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277 - 1

I. ①桃… II. ①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264 号

策划编辑 张 静

责任编辑 张 静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梁 凡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 - 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277 - 1/I · 0230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引 子 ..... | 1 |
|-----------|---|

“老道”就站住了,缓缓回过头来,瞪着一双充满泪水的眼,说:“帅哥,你到底是帅气的帅还是蟋蟀的蟋呀,我是老道吗?!”

|           |   |
|-----------|---|
| 第一章 ..... | 4 |
|-----------|---|

黄蓉一个“星夜摘月”,就这么一手提着裤子,一边飞身上树,抓起那一桶糍糊,然后,借树生劲,一个空翻,在空中扣好裤袢,飞进前边树林……

|           |    |
|-----------|----|
| 第二章 ..... | 11 |
|-----------|----|

黄蓉以为是求千长报了案,全国公安,不定还动用了国际刑警正在网上追缉她。本来想大叫一声“苍天啦”,但一想不妥,那岂不是此地无银的感叹?! 于是,忙一使劲,狠狠地将那句话咽了下去,噎得脖子一伸。

|           |    |
|-----------|----|
| 第三章 ..... | 30 |
|-----------|----|

草上影飞身就要去追,落梅手疾眼快,一把拉了她的衣袖:“好你个小蹄子,要你学做女红,你却学起了武功;你可知九天落星是谁?!”

## 第四章 ..... 55

突然掣出一柄青剑，一招“雪蚺探信”，直奔黄蓉上半身要害之处。黄蓉不及细辨，忙脚底一滑，随风附形，避让开去；可没等黄蓉叫出声来，又一招“鹰叼鱼脊”，剑走叙线，指向了黄蓉背部膂穴……

## 第五章 ..... 76

起风了。月色昏昏。梅边吹笛和春威折于坡上，相视无语，百感交集，都在想着：她（他）和我，是亲人？是情人？还是仇人……

## 第六章 ..... 107

西毒接着“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三招，越过东邪头顶，等落到地上，又拦在了他前面。东邪无奈，只好再使一招“愁苦”，然后在西毒一愣的瞬间，连着拍上“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正好将《宴山亭》打完半阙。

## 第七章 ..... 129

谁知一九老怪却并不躲闪，却忽然瘪嘴一张，“噗”的吐出一口痰来，如剑般直射草中飞面门。草中飞不知是什么暗器，不敢大意，只好撤招横剑一挡，那痰打在剑上，竟将草中飞虎口震得一麻。

## 第八章 ..... 145

一句“阿弥陀佛”只念了“阿弥”，那上官岳婷却突地跳起，一招“闪电出鞘”，等在场的人反应过来，求千仞已一声不响地倒在了地上，胸前插着一柄短剑。

第九章 ..... 160

可不待小龙女叫出第二声“苍天啦”，身上的那个人却“噌”的一下，已就着一摔之势，一掠而起，几个起落，不见了人影。愣怔了半天，小龙女才想起这个人影竟然是黄飞虹。

第十章 ..... 170

“苍天啦，”突然，郭靖在里面又叫了起来，“你们这群白痴加弱智，应该说——”说什么？大家就停下脚，转身等着郭靖的下半句话。“应该说——上公安局去！”

尾 声 ..... 183

郭靖愣愣地望着眼前从斜刺里跑出来的一个很帅很帅简直就是蟋蟀的蟀的小伙，流着哈喇子小声问道：“请问公子姓甚名谁？”

## 引子

“老道”就站住了，缓缓回过头来，瞪着一双充满泪水的眼，说：“帅哥，你到底是帅气的帅还是蟋蟀的蟋呀，我是老道吗?!”

天下有山，山下有道，道上有一老者，前额泛着朱砂，酷似“老道”。

“老道”一手撑着拐，一手抓着茅台，走一步，跳一下，喝一口，停一停，用撑拐的手拍一下额。

远处几个小子衔着手指看着他。

“牛鼻子，真好玩，假正经，偷婆娘——”

“老道”不加理会，继续一走一跳一喝一停。

“偷婆娘，不解馋，花钱跑进洗头房……”

“老道”仍不回应。

小子中稍大一点的一个不禁犯疑：“咦，这牛鼻子听到我们的歌，怎么不追？他不追，我们不跑；我们不跑，那奥运冠军的金牌，岂不要落入洋人腰包？”

这帮小子正狐疑着，突然，劈空传来一声断喝：“你们这群小懒虫，还想不想当‘马爷’?!”（马爷者，“马拉松”冠军也。）

“哄”的一声，一阵风响，小子全无踪影。

“老道”愣了愣，继续走他的路，喝他的酒，拍他的额。

“老道留步。”

“老道”努力地睁开眼，拦在面前的，是一个小伙，想必是刚才那帮

小子的教练，从他的声音，老道听得出来。但老道从他身边绕了过去。

“老道站住！”

“老道”就站住了，缓缓回过头来，瞪着一双充满泪水的眼，说：“帅哥，你到底是帅气的帅还是蟋蟀的蟋呀，你那什么眼神，我是老道吗？啊！就这水平，还想做‘马爷’？嘁，辱我‘骨格’。苍天啦，辱我‘骨格’呀！”

“别，别，老丈——”

“老什么丈！我叫求千长。”

“哎呀，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原来是求老前辈啊……”

“不错，是‘求老’，可我没有‘钱币’。”

“那，那‘钱币’，哦，不，求老，你干女儿——”

小伙话未落音，“老道”“扑通”跪地，惊得小伙一趔，趔到了三尺之外。

可“老道”却不管不问，兀自磕头如捣蒜：“帅哥，帅哥，你真是蟀哥呀。我老人家一辈子结过二六一十二次婚，可是，却没有落下一男半女。前天刚认下一个叫我叔的，却不想——苍天啦——这事怎么你也知道？”“老道”痛不欲生，一掌拍向前额，而在掌与额相接的瞬间，又改拍为抓，可是，额前早已被他抓成了一片不毛之地（所以才被那帮小子误成了“老道”，当然也蒙了他们的教练）。

“叫你叔的？她，她怎么了你？”

“她，她，她她她骗走了我，骗走了我……”

“好了，不提你这伤心事了。”小伙响响地咽了一口唾沫。“敢问那叫你叔的她到底是谁？”

“是谁，是谁？提起她的名字，我的心里便似冬天站在风口里灌了瓢凉水，夏天躲在闷屋里喝了盆开水。”这是哪对哪啊？！但接着，“老道”一挥右臂衣袖擦了下眼泪，伸出左手抓起放在地上的茅台酒瓶，“咕咚”喝了一大口。“小子，你站好了，我可说了——”

“你说吧。”

“她叫黄蓉，黄世仁的黄……”

还没等“老道”说出是什么的“蓉”，小伙却大叫一声“苍天啦”，抢步上前，抓起“老道”手中的茅台酒瓶，对着嘴里就是满满的一大口。

可是，那酒还没来得及品尝一下小伙的温度，小伙就一百二十分没风度地“噗”一下全喷了出来，同时狠狠地将那茅台瓶砸在了地上。

“老道”一见，立即以手击地，以头抢地，再次痛不欲生：“苍天啦，那酒瓶可是我找了七七四十一个垃圾桶，八八三十一个废品站才找到的呀！”（“老道”一激动，连乘法口诀都背错了）

“那么费劲，早知道，我送你一件子好了，我们家隔壁造假酒的为了堵我的口，免费一天提供我一瓶；这且不论，你那什么骚酒？”

“啊，苍天啦……”

“别苍天苍天的啦，我问你，你那是啥骚酒？”

“你真聪明，你真伟大，真伟大啊，这个你都尝出来了——那可是我找了九九二十一个金童玉女接来的童子尿啊……”

“扑通”一声，小伙晕倒。

“老道”显然没有料到，上前一步，弯下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面颊，道：“喂，小伙子，还想不想听我那干女儿骗走了我什么？”

倏地一下，小伙坐了起来，差点与正弯腰弓背的求千长撞个眼冒金星，瞪着一双恍惚的眼：“骗走了你什么？”

“乖乖，要不是我老人家闪得快——”“老道”拍着胸口道，但见小伙那眼神，想想还是打住了啰唆。“她骗走了我——一桶糍糊。”

“什么？一桶糍糊！”

“一桶糍糊。”

“苍天啦。”

“扑通”，小伙再次晕倒。

## 第一章

黄蓉一个“星夜摘月”，就这么一手提着裤子，一边飞身上树，抓起那一桶糍糊，然后，借树生劲，一个空翻，在空中扣好裤袢，飞进前边树林……

穿过前面那片树林，是个小镇，黄蓉打算到小镇上再买些诸如面巾纸啦，方便面啦什么的，以备船上之用。

黄蓉抬起一只手遮住从树缝里射过来的阳光，却不想，手上刚折的一根狗尾巴草一下挠到了鼻子，“阿嚏”，一个喷嚏，将黄蓉的香沫喷出多远，就差一点儿没在这阳光中放出七彩来。

不过，即使放出七彩，黄蓉也无心观赏了，因为，就在她“阿嚏”的同时，一团黑影从天而降，直向她头顶攒来。

何等敏捷的黄蓉，没用眼角余光的零点零二秒，微晃身形，让了三步，只听“扑通”一声，一个大活人落在了她的脚前。没待她从惊骇中回过神，就听到一声“苍天啦”，随即便觉一股风声，以零点零零一秒的时速，向她下三路袭来。

“臭流氓，我是女生耶！”

那风声戛然而止，一个黑影就把她堵了起来，同时伴着一个怪怪的腔调：“苍天啦，想我英名一世，今天竟遭到这等羞辱；我已是老头了嘿。”

果然，一个老者，在说“苍天啦”的同时，站在黄蓉面前，用手不停地拍着额头。那额前已是一片光溜溜，想必是被他拍光的。

“女生有什么了不起，女生就可以这么大声打喷嚏？”

“大声打喷嚏碍着你什么了？”

“碍着我老怪睡觉了。”

“老怪？你是直升三丈求千长求老怪？”

“呵呵呵，你个黄毛丫头也知道我求老怪？老怪不怪了，你走吧，我还想睡会儿。”

一眨眼，求老怪便不见了。从三岁开始习武，习了二六一十四年（什么，错了，应该是一十二？没看见啦，人家是习武又不是习算术）的黄蓉，也没看清他上了哪。直到头顶上传来求老怪的叮哼：“记住，黄毛丫头，下回在树下不要乱打喷嚏，会出人命的。”

“喂，求老怪，我叫黄蓉，不叫黄毛丫头——虽然也姓黄。”不过，后面五个字声音太低，也不知求老怪听着没听着。

求老怪不再搭理她。

黄蓉感到无趣，快快地向前走了两步，准备离开，但想到求老怪的“直升三丈”神功，旋即又改变了主意。

她站在那，冲着树上叫道：“求老怪，求老怪，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

没有回应。

黄蓉再次叫道，不过，多少有点发嗲：“我从小就很敬佩你耶，求老怪，真的耶。”

默然无声。

“你再不说话，我可要打喷嚏啦。”

“苍天啦。”求老怪终于还是说话了，“有话快说，说完了快滚。还让不让人睡觉，苍天啦——”

黄蓉被他那“苍天啦”“苍”得捂着嘴笑得直打噎，一时竟腾不出嘴来说话。

“苍天啦，你到底想请教什么？”

“求老怪，你听好了——”黄蓉一字一顿地说，“我——爱——你——”

寂静。

无声。

等待——

半天，树上才好似从遥远的深山中传出一声“苍天啦”，接着，求老怪道：“你干吗不说下一句‘就像老鼠爱大米’呀，当真以为2008要到了，憋死人不偿命啦。”话音落地，求老怪也落了地。而在落地的同时，求老怪一把抓住了黄蓉的手，吓得黄蓉面色不由一变，以为这求老怪被刚才她的那三个字煽起了他那颗不老的心，还真的想老牛吃回嫩草呀，啊呸，就我这黄花大闺女，这嫩如葱根的纤纤玉手被他一摸，今后还不定怎么见人呢，呜呜呜……

没等黄蓉再继续“浮想”下去，求老怪却已“联翩”了起来，不顾黄蓉如何“花容失色”，硬是抓着她的手伸向他的头：“你摸摸，我头上是不是全都是白发？”

白发就白发，我黄蓉又不是近视眼，戴800度两酒瓶底看不见，干吗要摸呀？！分明是占人家便宜，这老色鬼。

“我都可以做你爹啦。”求老怪长叹一声，说完，才“噤”一声，放了黄蓉的手嘟囔道，“真不愧你那个姓氏。”

黄蓉赶紧用另一只手去“安慰”“安慰”这只手——这死老怪，手劲咋这么大，抓得都起四道红印儿了。她一边琢磨：什么不愧姓氏呀？哦，想起来了，是个“黄”字；这求老怪还蛮有幽默感呢。另一边望着自己的手，突然，她瞪大了眼睛——咦，怎么只有四道，他只有四根手指？不对呀。黄蓉将手腕一转，啊哟，还有一道在这一面呢。

待到黄蓉好不容易“啾啾”地吐好气，一眨眼，求老怪又不见了。

“你下来，下来——”

可是，黄蓉的“来”字刚说完，“啪”，脸颊被什么给抽了一下，惊得黄蓉本能地用手一摸，原来是一片树叶。这下可真的惹恼了黄蓉，“竟敢抽我嘴巴，我跟你没完。”顿时柳眉倒竖，娇叱一声，运起她的“叶中蝶飞”，霎时，几十根草茎如一柄柄利剑，向树上飞去。树上立即响起求老怪的叫声“苍天啦，还让不让人睡呀？！”然后，就见求老怪飘落在几丈开外。

黄蓉也不搭话，接着一招“随风疾吹”，身随箭出，将一支袖箭向他射去。

求老怪也端的了得，一个后翻，在仰身的同时，伸出食中二指，硬是生生将那支袖箭给夹住了：“丫头，玩真的啊。”

本来黄蓉也只是为了出口气，见求老怪连着让了她两招，知再这样下去，真的惹急了他，没她的好，于是，小嘴一噘，拿出她的撒手锏——撒起娇来：“人家是跟你逗着乐嘛，不玩了，不玩了。”边说边使着小性地跺了下脚，转过身，背对着求老怪。

“呵呵呵。”求老怪一边笑着，一边走近来，“这才像个女孩儿家嘛。”

没承想，就在求老怪刚要伸手去拍她的背时，黄蓉一个转身，“扑”，唇中飞出一支口镖，直奔求老怪的耳朵。这一招叫“红唇吻”，防不胜防，叫人很难躲过。所以，黄蓉嘴下留情，没敢对求老怪的面门，只是想试一试他的直升三丈神功，并不想惹上什么性命官司，就射向他一只耳朵。

“啊！”求老怪大叫一声，手捂着耳朵蹲了下去。

“嘻嘻，这下你可躲不过了吧，你以为我姓黄就真的‘黄’啊，我黄蓉的‘吻’可不是白送的；还直升三丈呢。”看着求老怪蹲在地上痛苦地尖叫，黄蓉不禁大笑起来。“记住啊，这可是我黄蓉给你的纪念品，多少公子哥儿想得到还没有呢！你可不许恼，更不许骂我。”黄蓉边说边向求老怪跟前走了两步，她想看看她的“红唇”到底“吻”下了求老怪多大一块耳朵。

就在黄蓉正准备欣赏她的杰作时，突然，求老怪求千长一招“幻影魔手”，又抓住了她。“哈哈，雕虫小技，就想‘那个’到我。”黄蓉大惊，只见求老怪一边站起身，一边手从耳朵上拿下来，那耳朵，竟丝毫无损；而她的那支红唇镖，正夹在他指缝中。黄蓉这才知道，求老怪被人称“直升三丈”绝非是徒有虚名。

几乎什么力气也没费，求老怪便将黄蓉的双手拧到了她背后，然后将那支红唇镖在她眼前晃了晃，道：“我这就毁了你的容，看你今后还

怎么用这张脸去祸害那些江湖公子?!”

“求老怪，求千长，哦，不不，求大侠，求大叔——”黄蓉一迭声地叫着，见求老怪仍拿着那支镖在她眼前晃着，进一步求饶道：“求大叔，你听我说，那些江湖公子凡被我这镖射中，都是一些好色之徒，你想啊，如果他们个个都像大叔你一样心中无色，哪能中我的镖？”镖停住了。黄蓉以为她的“夸奖”奏了效，可谁知，求老怪却说：“丫头，谁说我老怪心中无色——”“啊。”黄蓉不禁香汗“滋”一下冒了出来，这老怪要对我……啊，啊，苍天啦——情急之下，她不禁想到了求老怪的口头禅——想我处子之身，难道第一次竟要被这个糟老怪给糟蹋?!好在，接下来求老怪的一番话，让她悬到嗓子眼上的一颗心才“扑”的一声滑回了原来的位置。“要不是听你大叔大叔叫得好听，我今天……”“非要奸了我？”黄蓉知求老怪并不想拿她怎么样，胆子大了起来；而胆子一大，嘴巴就又油腔滑调起来。“啊呀呀，苍天啦，这是什么世道啊，女孩儿说起‘奸’字，脸红都不红一下。”乘他仰天感叹，黄蓉稍稍动了一动被他拧得痛得直咧嘴的手，故意大声地说：“大叔，你拧痛了我啦，比强奸我还痛。”果然，求老怪一听，手便松了。“这么大个丫头，说这些话，臊不臊啊……”

黄蓉一边不停地揉着两手，一边珠泪盈盈，一副小家碧玉委屈情态。

“好了，好了，我服了你。”求老怪边说边伸手当空一抓，不知从哪抓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来，拉过黄蓉的手，在那红印上抹了抹。

神了，那黏糊糊的东西一抹上去，如一缕风般从黄蓉肤上拂过，疼痛立消。

“大叔，”黄蓉现在知道求老怪原来最爱听别人叫他这个，“这是什么呀？”

“糍糊。”

“糍糊？嘻嘻，骗三岁小孩呢，你以为黄蓉这么大个人连糍糊也认不出？”

“真的，我老怪可从不骗人，不信，你看——”说完，人便不见

了；但接着一转眼，他又站在了黄蓉面前，只是手里多了一只小桶，“喏，你看，这是不是糍糊？”

黄蓉向那桶中望去，别说，还真的是一桶糍糊。可是，她认定，这一桶糍糊绝不普通，否则的话，要是用来糊她在老家时的那个什么破窗子，也不至于她去年夏天洗澡时“走光”……啊，不说那个破事了，这桶糍糊要是真的用来糊窗户，呵，呵呵，岂不是“有眼不识金镶玉”？！黄蓉当下心里便有了窃取之意。她明白，要，是断然要不来的。

但她没动声色，噤了噤嘴，小声地嘟哝道：“还真是，大叔没有骗我。”

“苍天啦，我干吗要骗你？！”说完，求老怪又不见了。等到“这下你该走了吧”传来，黄蓉这才知道，一桶糍糊和求老怪一起，是藏在树上了。

黄蓉站在树下，想了想，再不走，应该没有理由了，“爱”也爱过了，“打”也打过了。如果不是这突然动了想盗那一桶糍糊的念头，早就一个燕飞，飞进前面那片树林走了。于是，她不得不迈动了两脚，踉跄了会儿，接着往前走着。

穿过前面那片树林，再走上一个时辰，就到津口，然后坐上小船，不消两天，便可到达桃花岛。

这次从山上逃出来，就是想到桃花岛上去的。据说，现在桃花岛变得一派繁荣，具有不夜岛之称，她想到那里看看能否打份工，先攒些钱，然后以岛上桃花为品牌，开家美容店。而想到临走时，师父了空仍在打着瞌睡，心里就不禁爬上一丝笑意，她知道，师父这一觉，不知要睡上几个月。其实，了空虽为她师父，却一天也没教过她功夫。不过，也难怪，他都快百岁了，走路如三岁孩童一般不稳，还怎么教她武功？要不是那天他突然睁开眼，看着她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其实，绝对是有缘由的）——“啊，多像我了空传人哪”，那些拍马屁的以为了空是说她黄蓉可以做他的“传人”，于是，就让她做了他的徒弟。而实际上她的功夫，都是其他不知是了空的徒孙还是重孙给教的。

只是不想逃到这里，一个喷嚏，竟惹出了这个求千长求老怪，而由

求老怪，现在又惹出了想盗那桶糍糊的念头。而要是这桶糍糊真的被她盗得了，还开什么美容店呀，改成开一家诊所得了。你想啊，每天来岛上观光旅游的，不慎弄伤跌伤的，有多少人？而且，美容店虽然赚钱，可跟女人打交道，斤斤计较，多磨多少嘴巴皮？而这开诊所，不二价，哈哈……想到这里，黄蓉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仿佛她的诊所就要挂牌了似的。

“不行，我得想个法子，骗开那求老怪，然后盗走那一桶糍糊。”

这么想着，黄蓉就走出了几十步。

突然，黄蓉打住脚，双手捂肚，皱眉倭背。“啊哟，人生三疾，大叔，我闹肚子了，”黄蓉边说边就地一边往下蹲，一边伸手去解裤子，而且，眼看就要露出半个白生生的屁股了，“你可不许偷看啊，我可叫你大叔呢！”她知道，求老怪要离开，只有到后面的荒坡上去，因为她在这边挡住了去往树林的路。而那边的荒坡要想看不见她这边，至少得到两三丈开外，有这工夫，足够她的计谋得逞了。

果然，求老怪见她如此一“脱”，立即大叫一声“苍天啦，现在这女孩儿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从树上“忽”一下飞向了后面的山坡。

千载难逢，机不可失，黄蓉一个“星夜摘月”，来不及扣上裤袂，就这么一手提着裤子，一边飞身上树，抓起那一桶糍糊，然后，借树生劲，一个空翻，在空中扣好裤袂，飞进前边树林……

## 第二章

黄蓉以为是求千长报了案，全国公安，不定还动用了国际刑警正在网上追缉她。本来想大叫一声“苍天啦”，但一想不妥，那岂不是此地无银的感叹?! 于是，忙一使劲，狠狠地将那句话咽了下去，噎得脖子一伸。

黄蓉盗得那一桶糍糊，一路狂奔，连原本打算在小镇上再买些什么面巾纸啦，方便面啦什么的，也顾不上了，生怕求老怪发现丢了糍糊后会追上来，直奔津口。

天遂人愿，黄蓉刚到津口，正好一条小船启篙，来不及叫声“船家”，一个移步换影，便在船家及船上乘客惊讶的目光中，稳稳地落在了已离开岸边约有两丈多的船头上。

靠近她前边的是一个看上去像个胖哥哥的不是白痴就是弱智，要不就是“白痴加弱智”，虽然白痴和弱智是一回事。只见那个胖哥哥将含在嘴里的那根手指往外拔着，本来想说的话，不承想，却先流出了哈喇子，然后，他努力地吸了一下鼻子，这才将那仍在断片一样的哈喇子给吸住。

“老姐，你有没有搞错，这是船哎，不是你们家的床，要是——”

估计他还想说些什么，黄蓉却抢先飞起一脚，不是踢他，而是将一只大脚趾头给塞进了他嘴里。原只是想用大趾头堵住他那张嘴，没想到，由于那哈喇子的润滑作用，她竟一不小心，让大脚趾头进了他的嘴里。

“白痴加弱智”立马双手一伸，一把搂住了她的小腿肚以下，惊得